



## 城事笔记

## 读报 品人间烟火气

文/郑显发

风在窗外刮着瓦檐，屋里却暖。父亲照例把当日的报纸摊在膝上，翻到副刊，那纸页微微的黄，像一块老玉，温润地衬着他粗糙的手指。

那一版叫“街巷人家”，专登些寻常故事。第一篇是讲冬日腌菜的。作者写自家天井里那口酱缸，如何“汲着腊月的霜气，将一茬茬白菜、萝卜收容进去，酝酿来年的鲜”。父亲念得慢，字句在暖融融的空气里化开，我便看见那口缸的静默，以及冬日深院里那一缕倔强的咸香，好像能穿越纸面，飘进此刻的堂屋来。

版面角落里是一篇小小的“时令食补”。父亲的目光在这里停驻得格外久，手指顺着墨字一行行移下去，嘴里低声念着：“当归三两，羊肉一斤，生姜数片，慢炖至骨肉酥烂……可得温中祛寒之效。”那些方块字，忽然就不再是抽象的符号，而成了可以掂量、可以触摸的实体。他念完，抬眼望了望窗外铅灰的天，又看看母亲在厨房朦胧的侧影，眼神便定了主意。这读报的专注与随之而来的笃定，让冷清的空气也好似生出一种安稳的秩序。

傍晚，母亲照着报纸上的方子，开始料理那锅羊肉。当归的药香沉郁，与羊肉的腴厚先是各不相扰，在文火的催促下，渐渐便融合成一股醇厚而温润的暖流，从锅盖的缝隙里丝丝缕缕地溢出来。那香气是有形的，像一只暖烘烘的手，先是抚过冰冷的灶台，又悄悄推开厨房的门，探进堂屋，撩动报纸的一角。

开饭时，热腾腾的砂锅端上来，白气“噗”地腾起，瞬间模糊了每个人的镜片。父亲破例斟了一小杯酒。筷子下去，酥烂的羊肉轻易便与骨头分离，入口即化。姐姐说起单位里的小风波，母亲则念叨着要给谁家送些年货。话是琐碎的，声音也不高，却一句句落在这片热气里，被浸得圆润熨帖。这一餐饭，因有了那份报纸的“指引”，吃得格外心安理得，仿佛我们遵循的，不只是时令的节律，更是生活本身某种郑重其事的道理。

晚饭后，父亲重又拾起报纸，翻到背面的“市井鳞爪”栏目，那里有一篇不足500字的小文章，讲一个老鞋匠在寒冬傍晚，为一个赶路的少年匆匆补好开线的书包带子，却不收钱，只说“快回家吧，天要黑了。”灯光下，父亲鬓边的白发像落了霜。他读完，半晌无语，只把报纸轻轻合上，抚平。那一声轻微的、带着满足的叹息，混着羊肉汤残留的热气，在屋里缓缓地盘旋。这无声的感触，是最后的细节。

夜更深了，报纸静静叠放在茶几上。我忽然觉得，那不再是一叠单薄的新闻纸。它像一枚被精心嵌入生活榫卯里的楔子，严丝合缝。那些方块字里润出的烟火气，暖了一室，也暖了这寒夜。原来，所谓人间滋味，便是将一串串铅字的箴言，熬成这一锅看得见、闻得着、吃得进、留得住的温热。

## 生活随笔

## 父亲的“专属报纸”

文/李炳森

假日归家，我刚入家门尚未落座，父亲便撂下手中事务，侧转面庞问：“在哪可以订阅报纸呀？”他殷切的目光望向我。敛息凝神之际，那粗糙如枯木纹理的双手，无措地摩挲着衣襟边缘。我被突如其来询问问懵了，怔怔凝望着眼前这个不修边幅的父亲。方知，我每次刊发之作，他均想收藏一份。

初试笔耕，是几年前开始的。枯燥乏味的差事使我感到麻木，想从翰墨寻觅本心。每当月挂梢头，我便开卷细读。素月流光洒满一地。我与书中作者惺惺相惜，每次看到文中，写父亲为生活奔波，母亲守着庄稼地的艰辛，或是奶奶摆弄的廊檐腊脯，处处充满尘世烟火韵，撩拨我那尘封的旧忆。那时我便想，我是否也能把这一个灵动文字连缀成篇呢？当机立行，我把年少时感触至深的“收稻谷”轶事笔录成文，那时只懂写文紧扣主题便好，细枝末节处没有过多斟酌。但当我再次阅读他人文章，情感细腻，灵动逼真，我一边钻研同时润色，修改逾十次，足足一月有余。我惴惴不安地去投送拙作，自那以后，经常点开邮箱，看看是否有复函。任凭我如何守候，遂不如愿。这件事逐渐从我生活中淡忘了。半载有余，获赠一册刊物，才知自己的作品终成铅字。这是我写作路上的些许突破，让我喜不自胜。

父亲得知，则多方探问如何订阅报纸。找寻未果，又屡次嘱托县里的叔伯帮留意，奈何县里的报刊亭早已歇业。父亲又想方设法联系远在广州的表叔，终得偿所愿。但由于物流配送员搞错，反复将刊物投递别处。他坐立难安，日日到铺内寻觅音信。一波三折后终得归返。当他拿到这份报纸时，

小心翼翼地开卷读报，眼神焦灼找寻着什么，最后落到副刊，流露出欣慰的神情。至此，父亲逢人便说：“我女儿的文章印在报纸上了！”神气十足的模样让人发笑。

并不是每篇文章都能发表，好长一段时日，工作上不如意，打乱我的生活节奏，让我感到身心倦怠。投出去的文字杳无音信，遥遥无期的等待又添一场场挫败。心乱如麻的我便请假返家稍歇数日。父亲见状，给我烧了几道我爱吃的菜，宽慰了自己。白天，去菜园里抓抓虫，松松土，拿狗尾草逗逗蠕动的蚯蚓。父亲也屈膝拔草，问我最近有没有写点什么？我呆立片刻，平日不善言辞的父亲竟然一直关注着我。或许我不该自甘沉沦，要阔步向前走。后来，我一直坚持写作，虽然未见刊发，我也没觉得沮丧，至少我得到锻炼，至少，我背后还有一个给予我勇气的父亲。

有一次，我打开屋角的旧木筐，里边摆着的是父亲陈旧的书籍，还有一个旧文件夹静置上边。我掀开一看，都是我发表的刊物，他都逐一珍藏起来。今年的，甚至两年前的都有。边角磨平了却依然平整。因翻阅次数过多，报纸的褶皱使文字也模糊了。

如今，父亲让我的文章有了栖身之处。他主动问我要报纸，每次我递给他，他就像孩童得到一颗糖般欢喜，弓着腰眯眼细看。他读得很慢，时而骤然停驻，时而抬首沉吟须臾。难道是在回忆文中的某一场景吗？我被父亲这可爱的模样逗笑了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父亲的“专属报纸”日渐增厚。他是我遇到挫折时永不言败的坚强后盾，更是我写作路上笔耕不辍的前进动力。

## 一寸芳草

## 雪融春声

文/欧兢兢

在北方二月的怀抱里  
雪，还恋恋不舍地铺着  
像冬未写完的诗稿  
而春，已悄悄叩响门扉

我漫步雪径，侧耳倾听  
那细微又坚定的春声  
似冰层下潺潺的溪流  
在寂静中欢快地奔涌

是枝头冰凌坠落的脆响  
像梦破碎后希望的迸发  
是屋檐下燕子的呢喃  
唤醒了沉睡一冬的童话

雪在融化，春在发声  
每一滴水珠都是生命的音符  
它们跳跃着，汇聚着  
奏响一曲蓬勃的赞歌

我张开双臂，拥抱这交融  
让冬的余寒在心中消散  
因为这雪融春声里  
藏着无尽的温暖与期盼  
那是大地对新生的礼赞  
是岁月对希望的永恒眷恋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